

唯 美 女 人

黑色的遮蔽

Corovent With Black

梁解茹 著

72
.1

当代世界出版社

唯 美 女 人

黑色的遮蔽

梁解茹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美女人/梁解茹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1

ISBN 7-80115-493-2/I.57

I. 唯… II. 梁…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045 号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石化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3.2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7-80115-493-2/I.57

定 价: 64.00 元(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我和梁解茹相识是在鲁迅文学院，相知则是在这之后的十几年。

我认识她时，她已是江南文坛小有名气的才女：1986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就发表了处女作《樱桃熟了》，并入选《小说选刊》。

梁解茹是十分勤奋且有灵气的作家，这些年来，孜孜不倦探索她蹬理想，不为当代社会金钱、权势、浮躁、浅薄所影响，也不为文坛各种各样流派所影响，写出让生命如此辉煌，让心灵如此震撼的小说，成为中国文坛“唯美女人”流派的代表人物。

当代世界出版社最近推出她的“唯美女人”书系（《太阳雨》、《逝风》、《黑色的遮蔽》、《鸡血石》），散发着浓郁的女人芬芳，深深吸引了我，在温暖的灯下，看完梁解茹小说的最后一篇，最后一句话，很久没有从小说营造的氛围、刻画的人物中出来。

真美！真的很唯美！在唯美中，那种作为一个成熟女性对于爱情、情爱、婚姻的理性认识，更让我惊叹不已。



二

就像南方远离城市污染的山和水,梁解茹小说无论语言还是故事都是很美的,细腻、空灵、洁净、丰富;语言美表现在比喻贴切、形象;感觉敏锐、到位;象征意味强烈,具有丰富的哲理。她用她独有的语言,为我们营造出了如诗如画的意境,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如诗如画的男人和女人;也正因为其“唯美女人”韵味十足,使小说更深厚、凝重,具有更丰富的阅读性和在阅读过程中享受的充分的审美。

我在这儿随意摘录几行文字:

路灯悬在一根灰色电线杆的横梁上,灯泡上尽是一些小虫模糊的尸体,又有蛛丝和灰尘裹着,更显得昏暗,仿佛老妪的独眼,因为白内障、青光眼什么的,徒然地眨巴着眼,却看不真切什么了……(《逝风》)

他感觉自己真的像一只羽毛渐丰的公鸡,扎煞着翅膀,抖着漂亮的翎毛,虎视眈眈瞄着那些漂亮姑娘的屁股和胸部,恨不得扑上去,啄住头颈,压在自己的翅膀底下……(《秋水》)

那葡萄架上结着一些如黄豆般大小的青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地悬吊着,使人想起母鸡肚子里那些还未成熟的蛋,嫩黄嫩黄,令人怜悯地被扼杀成那么大小了……(《暮色苍茫》)

她想起那时候,文字像跳芭蕾的那一双双神奇美丽魅力无限,脚,啪啪嗒嗒,变魔术似的,从他手指底下流出来……(《破碎的玻璃》)

人总是更能给别人指点迷津而不是给自己。人其实是很傻的,他不知道好日子就在眼前,就在那逝去的分分秒秒里,却把希望寄托在明天,把幸福看成是明天才会有事,基督徒们则虔



信幸福在天堂。其实,看似(或事实上也是)平淡、乏味的生活里过出一种幸福安宁,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生活是不会亏待那些热烈地拥抱它、忠实地填充它、兴致勃勃地享用它的人的……(《暮色苍茫》)

我们生活着,从时间的一瞬匆匆滑入时间的另一瞬。大多数人对这生活中的一瞬并不在意,事实上我们把生活中的那一个个“瞬间”遗忘着,时间把它们遮蔽着,时间使我们的记忆犹如初春早晨的氤氲雾气……(《黑色的遮蔽》)

等等。可贵的是,像这样的语言营构,满篇皆是,俯首即拾。在这样一个浮躁的、什么都求速成的物欲横流的年代,潜心于唯美语言的营建,委实是一件不易的事。

三

3

梁解茹的作品十分精致,十分好读。读她的书能教人产生愉悦,产生快感。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所营造的那么美、那么诗意的情境中,生活着的一系列唯美的女人。《逝风》里的可秀,《黑色的遮蔽》里的师娘,《月色依稀》里的“我外婆”,《破碎的玻璃》里的文清,《探索骨盆意义的故事》里的如茵,《山背男人和女人》里的飞飞和幺女,《梦涡》里面的沈幽兰,等等,她们虽说生活年代、环境、本身所受教育程度都不一样,但她们均天性高雅,不但追求外表的美,一举手一投足之美,也追求爱情和性爱之美;她们如风般轻盈,如牛筋一般柔韧和结实。无论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还是在具有丰富物质的现在,她们对生活之美、爱情和性爱之美的向往和追求,始终如一,从不停歇。

另一类,如《山背男人和女人》里的李云花、杜月妹,《秋水》



黑色的遮蔽·序

里的翠姑娘，她们虽长得不美，甚至有残疾，如李云花是个驼背哑女，翠姑娘是个跛脚，但她们和第一类女人一样，甚至有更加的心灵之美。

这些女人，她们是家，是男人的归宿，具有最丰富的母性；她们的目光淡然地看过来，也能使男人成长，“……就像一条小溪一样，那么清灵娟秀、婀娜多姿，遇刚则弯，遇柔更柔。遇山环山而行，滋润它；遇水和水浑然一体，充盈它。沿途一切具有生命力的东西都灿烂蓬勃。这样的女人嫁给皇帝，就会使皇帝统治的王国富庶和平；嫁给乞丐，也会使乞丐成为乞丐国里的国王。这样的女人嫁一百个丈夫，就会创造一百种生活，挖掘一百个男人，把这一百例本性各异的男人的品质、潜能发挥到极致。”（《黑色的遮蔽》）。

4

当然还有几类形象的女人，如《鸡血石》里的肖月，《破碎的玻璃》里的王远帆，《探索骨盆意义的故事》里的春玉等，都是些有血有肉的女性，在此不一一赘述。至于众多的男人形象，限于篇幅和留点悬念的考虑，留待读者去发现和认知，去喜欢和讨厌，去叹息和感慨。

是为序。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于北京

目 录

终结 //	(2)
凋敝的弄堂 //	(16)
失而复得 //	(36)
暮色苍茫 //	(54)
黑色的遮蔽 //	(97)
秋水 //	(165)

结 束

他坐满八年监狱回家的时候，柳镇人几乎认不出他来。他西装革履，满面红光，手上硕大的金戒指和金手链在阳光下一晃一晃晃眼。不知底细的以为他在外面做官发财，如今衣锦还乡；知底细的也被迷惑：坐牢也怎么能坐出这等光景来！

朋友开一辆高级进口轿车迎他回家。朋友把他从头到脚装扮起来。朋友的笑脸和殷勤使他有种虚幻的感觉。朋友开着车，在车缝和人流里自在自得自如地窜着，时不时手机就响起来，他一只手随意地放在转向盘上，一只手握着手机。还要照顾他，看到变化大的地方，嘴里作着介绍；为了让他看得更清晰一点，他的手不知往哪个按钮上一按，那车窗便哧溜下来了，看完后，哧溜上去了。怕他闷，又哧溜打开了天窗。所以三月和熙的风始终吹着他，三月温丽的暖阳始终照着他。他看着窗外一幢幢气派时髦的高楼，一处处鲜丽闪亮的点缀，一片片久违了的亲爱的新绿，西北大漠的浩渺风沙如头晚的噩梦渐行渐远。他真真切切听到了自己的心跳，那颗仿佛停搏了好久，窒息



黑色的遮蔽·终结

唯美女人

2

了好久的心脏，在外力的搏击中，重新强健地、有力地跳动起来了！

许多他不认识的男女（后来他知道是朋友公司鼓乐队的），穿得一身雪白（镀金铜扣在阳光下耀眼地闪烁），在他家狭小的门前敲锣打鼓。大小鞭炮噼啪响起，硝烟弥漫，纸屑四溅。他寻找那张亲爱美丽的脸。在狱中有许多次，他以为再也想不起妻子的脸，心怀恐惧，因此每天总要多次复习妻子的照片，比小学生复习他们的功课还勤（而且是心甘情愿的）。妻子从火光和硝烟中冲过来，他等待着，那种出生入死，经过枪林弹雨的等待，也无非如此吧。

妻子把她优美的头深深埋进他胸口，仿佛要和他胸肌紧紧粘连一般，他感觉被她碰着的地方，那片僵硬，一点一点酥软起来。儿子像妻子的尾巴，刚才被妻子一霎甩脱了手的，此时正用陌生、好奇、勇敢而探究的眼光看他。他穿着一件鸭蛋青套头毛衣，一条藏青灰白相间的竖条子宽松背带裤，大概头发新理，显眼地露出两只阔大的耳朵，耳朵边缘，有一圈粉红。他眼前闪过小时候他吮儿子耳垂，儿子怕痒地缩头欢笑的样子。

他拥着妻子，一把搂过了儿子。儿子！我的儿子！你去的国家是不是黑人国？儿子问他。他一愣神，儿子趁此一扭身子，从他怀里滑脱，仍然用探究的眼光看他。人声锣鼓声鞭炮声更加喧闹，红红绿绿的碎纸屑纷纷扬扬，像雨点一般，轻盈地落下来。结婚那年，也没有这般光景！他仿佛又听到自己的心跳，像远处的汽笛，渐近渐响，更像号角，这是吹响



他余生幸福的号角！他眼神里残余的那点阴沉忧郁和凝滞，此时像遇火即溶的烛油，全面地流动起来。他弯下腰，一把抱起儿子，泪水喷薄而出。我的儿子！

我真愿这一刻成为永恒。

他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进的监狱。他三拳两脚，就把人打成了瘫子。那时儿子出世才八个月，雪白的、胖胖的、粉嫩的，刚刚会爬，嘴里能发出些谁也听不懂的音节，已经长出了半颗牙齿。儿子的眼睛又大又圆又亮，不掺一点儿杂质，眼睫毛弯弯上翘；儿子的鼻子又扁又宽，没有鼻尖；嘴巴小小的，红润红润。他喜欢亲儿子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尤其是耳朵。他喜欢看妻子哺乳的样子，平时害羞的妻子撩开衣襟的时候满脸只有爱的、给予的光环。妻子的乳房又大又圆，细腻白皙，被奶水鼓胀着，高挺着。儿子贪婪吞咽，不忘调皮，一只脚高高翘起，一只手去抓脚指头……他总是看得发呆，也许就在那样的一些时刻，他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神圣和伟大的感觉，也是在那样的一些时刻，他才仿佛真正地爱上了妻子和儿子。那段日子，他品尝了他二十多年从未品尝过的幸福和快乐，这些幸福和快乐每时每刻充盈心间，又多又满，几乎无处可泄。他太得意了，太渴望撑破自己了，他也许下意识地以为幸福可以蔽荫一切，保佑一切。

朋友哭丧着脸，战战兢兢，说，你替我，教训教训这小子。他便上去，那感觉就像亲儿子的耳廓，那么随意，那么自然快乐。他没想到那人这么不经打。

他一头浓密乌黑的头发在电推子下悄然飘落，随



之飘落的还有另外许多东西。他触摸自己青黑的头皮，绝望的感觉再次将他袭倒。他想起最后一次见妻子的情景：妻子丰润的脸颊和身段突然瘦削了，仿佛被人为地抽干了似的，突出那双哀伤茫然的大眼。带好儿子，他说。妻子点点头。你一定要等我回去。妻子又点点头。他在妻子的眼睛里读到了所有的坚贞和勇气。

他被捕后朋友动用多方力量，想替他开脱些罪责，无奈人微言轻。他被押往大西北前夜，朋友替他送行。朋友当他面嚎啕大哭，发誓要照顾好他们母子。朋友瘦小的身子在他面前颤栗不已，让他想起落在粪池子里的小公鸡，满身污秽，翅膀又湿又沉。他很冷静，奇怪地看着朋友，这之前，朋友身上有一种魔力，楚楚可怜的，但又是指挥命令别人、让别人服从他的魔力，真奇怪！

以后在监狱，每每收到妻儿的照片，他一方面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噩梦不断。他知道妻儿脸上的笑容（至少是妻子脸上的笑容）是装出来的，是专门装给他看的；妻儿光彩夺目的打扮也是打扮给他看的，真不知道妻子从哪儿弄来这些行头！他不能想象，妻儿没有了他，还有啥幸福可言！

他从来没指望过朋友。在他的语汇里，“朋友”两字意味着付出而不是索取。况且，遥想朋友，感觉朋友确实实并没有原先在他心底留下的那种感觉。他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他有没有做成一件事？没有！朋友给他的感觉，是永远在轰轰烈烈地开始，没有过程，更没有结局。因此他眼前出现的妻儿形象和照片



上的妻儿形象大相径庭：妻子衣衫褴褛，面目憔悴；儿子面色土黄，瘦骨零丁，穿的都是从别人家小孩那儿讨来的旧衣服。当然，他想，妻子寄来的照片是经过艺术加工的，那只是用来宽慰他的心，助他消磨那些寂寞而漫长的灰色日月。电视剧里那些被爆炸的漂亮而高级的小轿车、楼房、轮船、大桥之类，据一位曾经的狱友说，都是些小得可怜模型，花不了几块钱，在屏幕上却显得那么豪华逼真。是的，妻子可以把艰难痛苦寂寞孤独通通掩饰在粉和口红，掩饰在那些女人最拿手的化妆技巧中。所以在长长的八年中，噩梦的源流总是妻儿，总是流浪的、乞讨的、受尽苦难和侮辱的妻儿。

车到故乡小城。他背一个过时的旧帆布包，因为想着即将见面的亲人，临行前他特意把帆布包和所有的衣服都仔细洗过一遍，甚至那管被他挤得歪歪扭扭的、里面只剩了三分之一的黑妹牙膏，也被他洗干净壳，被他尽量地拉直了。他背有些驼，那是因为个高加上多年负重的结果。他的肤色呈现一种沙漠的颜色，纹理粗糙，是被硬风硬水和绵绵的思念一刀一刀割出来的。他走出车厢，南方三月的风拂过脸面，使他感到熟悉和适意。故乡，甚至连风都是温柔的。他随人流慢慢出站。马上见到妻子的激动竟不如想象的那样，他甚至放慢脚步，仿佛马上就要享受一顿美味佳肴，他反而从闻其味开始。车站已经不是原来的车站了，新站的高敞明亮和洁净简直令他记忆中的破旧小站像梦魇。他慢慢地沉稳地走着，当年那个被人间



黑色的遮蔽·终结

幸福迷醉的不知身为何物的少年气盛的年轻人形象已荡然无存。

出站口人头攒动。小城虽小，站却是个枢纽站。他掠过朋友精干的、经心修饰过的脸（他没有认出他来）寻找妻子的脸。他没有找到那张脸。他的表情在瞬间有些困惑，眼里流露一种深切然而又空洞的失望。他心想明明说好来车站接他的。难道电报没收到？或者是，丢了？他刚才挺直的身子又习惯性地微微矮下去，那身子，远远看去，像一个大大的问号。车站里人一个个走掉，变得更加空荡起来。朋友找到了他。朋友紧紧抱住他，朋友抬起头来，眼里有泪光在闪烁。

“他们呢？”朋友的话一句一句，被吹落到风里。他好不容易逮住一个空档，问朋友。儿子的模样又在眼前浮起。当然因为岁月销蚀，那记忆中的模样其实早已变形改样，增加了许多他主观的东西。他有思想准备。他真实的心态是想早一点见到儿子，又怕见到儿子。至于妻子——他对她有十二万分的把握，他知道他怎么想，妻子也会怎么想。这个在逝去的八年里时刻出现的亲人，他对她已经作好心理准备，甚至她脸上的皱纹，或者该有的斑斑点点，他都已经为她设计好。想必她也早已准备好。在一刹那，他脸上浮起一丝辛酸的微笑：他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胸怀，一个温暖的、强壮的、只属于她的胸怀，她可以熨贴在那儿，痛痛快快，哭个够。

“丽雅和小明，他们，在家等着你。”朋友抹一把已经滴落的泪水。“他们想给你一个惊喜。而我——



我也想给他们一个惊喜，给全镇人一个惊喜。”朋友原本瘦弱的样子一去不返，原先干瘪的地方都填满了肉，浑身上下，有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气度。难怪他刚才没认出他来。

朋友把他领到一辆高级进口轿车前。黑色的车身柔波一般，在阳光下，一波一波，反射高贵华丽的光泽。朋友打开车门，请他上车。一股清香（他后来知道是朋友在车内喷洒了玫瑰香型空气清新剂）揉杂一种真皮的气味。他这一辈子不要说坐过这种车，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

朋友告诉他，这是他自己的车。朋友说，他办了个企业，这个企业的效益在全市乡镇企业中名列前茅。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你来给我当副手。你一歇过气来，就来上班。”

朋友又殷勤又体贴。也许，他该殷勤该体贴。可是在这份殷勤体贴周到里面，他又隐隐感觉朋友有种说不明道不清的东西，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度，一种虚假的客套，总之，他们之间有一种“阻隔”。当然，八年的岁月之河，足以冲开心和心的距离。他想起替他打架的情景。他说，阿强，你替我，教训教训这小子。朋友嗓子眼里的哭腔，像当时的暮色，浓郁浓郁的。他稍一犹豫，便冲上去。朋友战战兢兢，远远退去。他左右开弓，给了那人几下。朋友慢慢靠过来，用脚拨拉拨拉倒在地上的人，没拨动。哼，还装死，便宜了他。我们走吧，让他装死！他们走了。尽管当时他有些微的不安，可是回到家，一看到妻子和儿



子，他便把那些微的不安丢诸脑后，直到第二天凌晨，他被一个血淋淋的噩梦惊醒。在梦里，他正在宰杀一只大公鸡，他捏住公鸡脖子，把鸡脖子上的毛拔了，然后拿一把锋利的刀割向脖子，血喷出来，溅他一脸一身。他一愣神，鸡挣脱开去，高昂着滴血的脖子，嘎嘎而去。他沿着血路追寻而去，鸡突然变成那个被他打倒在地的年轻人脸，正充满哀怨地看他。

由于救助不当和不及时，被他打断脊椎骨的年轻人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瘫痪。那个年轻人的视野从此永远走不出四壁，年轻人的地盘从此只有床那么大。他痛心疾首，甘愿受一切惩罚。他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尽管大夫说救助人员不懂常识，硬把他窝着抬废了，他还是甘愿受一切惩罚。

不，他没有责怪过朋友，从来没有。脑袋在自己肩膀上扛着，拳头受脑袋支配。他为什么要怪怨别人？！在大漠许多个晚上，风沙四起，天摇地动，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格外渺小，仿佛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可以在粉尘中刹那间抹去。在这种时候，他才会偶尔怪罪命运，怪怨造物弄人。他平时并不是个好舞刀弄枪好生事打架的人。瘦小的朋友对他以诚相待，在他看来，简直有些崇拜他。朋友那时候干啥啥不成，还把父母仅有的一点积蓄折腾干净，父母明确说见他就像老鼠见猫，他回家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所以朋友几乎居无定所，食不裹腹，常常到他家蹭吃蹭喝蹭床板。更不要说有女孩跟他了。那时候，千真万确，他有种保护弱小的感觉。这种感觉，曾经同样让他幸福快乐的。



有一件事他一直都没弄明白：那小子为什么这么不经打。他用八年的监禁补偿他一辈子瘫痪在床的命运。他不得不承认，命运似乎更垂青于他。

朋友把他拉到澡堂，那儿专门有人给他搓背，一条条黑泥（从大漠带来的），在水的柔力下荡然无存。然后是刮胡修发打摩丝吹出某种发型修剪手脚指甲。朋友让他换上雪白的衬衣名牌西服鹿皮皮鞋往他手上脖子上手腕上套上金戒指金项链和手链，又塞给他一只装满崭新衣物和礼品的大皮箱。

为了儿子，朋友说，丽雅一直骗小明爸爸出国去了。

当然，一切为了儿子。

大宴三天。柳镇不知情的人疑惑：原来坐牢也能发财啊。五天后朋友来领他去看一块地，约有两百平米，在镇中心最闹热处。朋友问他满不满意。朋友说本来老早就想给他盖栋房子，但是这么重大的事情，要他自己决定才是，他不能越俎代庖。他不置可否。他显得有些神思恍惚。面对妻子更加成熟美丽的胴体，他不知怎么有些力不从心，总像跑气的轮胎。妻子说慢慢来不着急。也许八年没有女人的岁月把他阉割了，也许……

噼里啪啦，一幢漂亮的三层小楼仅用了三个月就造好了，又一阵噼里啪啦，小楼里外装修完毕，甚至院里的花，都是现成的，开着花缀满花蕾连泥带土移植过来。他的感觉像做梦，比儿子搭积木还快。回家后最初的兴奋、最初的激动、最初的感慨过去，最初